

卷一

書名 新刊鶴林玉露十八卷 慶長元和間古活字印本
 撰者 宋 羅大經 撰
 卷 卷一
 內容分類 子-雜家-雜說-南宋
 索書號 貴重-32
 編號 C5775400

[彩色首頁1](#)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一

廬陵羅大經 景綸

真正英雄

朱大公告陳同父曰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之競

競論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麓豪却一點

使著也此論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鍼矣余觀

不矜不伐愚夫愚婦皆謂一能勝予而鑿龍

伊闕明德美功被千萬世周公不驕不吝勞

而東征三年赤寫几々履讒歷變卒安周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775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2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新刊鶴林玉露十八卷 慶長元和間古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一

廬陵羅大經景綸

高宗配享

高廟配享洪容齋在翰苑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四人為請蓋文武各用兩人出於孝宗聖意也遂令侍從議時宇文子英等十二人以為宜加明詔而識者多謂呂元直不厭人望張魏公不應獨遺楊誠齋時為秘書少監上書爭之以欺專私三罪在容齋且言魏公有社稷大功五建復辟之

勳一也發儲嗣之議二也誅范瑒以正朝綱三也
用吳玠以保全蜀四也却劉麟以定江左五也於
是有旨再令詳議越數日。上忽諭大臣曰呂頤
浩等配享正合公論更不須議洪邁固是輕率楊
萬里亦未免浮薄於是二人皆求去客齋守南徐
誠齋守高安而魏公迄不得配食誠齋詩云出却
金宮入梵宮翠微綠霧染衣濃二年不誠西湖月
一夜初聞南澗鐘藏室蓬山真昨戲園翁溪友得
今從若非朝士追相送何處冥鴻更有蹤又云新

晴在之野花香過雨迤之沙路長兩朝立朝今結
肩一_續生行客老還鄉猶嫌數騎傳書札贖喜千峯
入肺腸到得前頭上船處莫將白髮照滄浪此去
國時詩也可謂無幾微見於顏面矣具冢嗣東山
先生伯子跋其論配享書藁云覆羹直得皂囊書
錦水元來勝石渠但寶銀鈎并鏡畫何須玉帶與
金魚蓋苗劉作亂時矯隆祐詔貶竄魏公宋高宗
在昇陽宮方啜羹左右來告驚懼羹覆于手之為
之傷暨復群見魏公泣數行下舉手爾公痕跡猶

存左次魏和伯子詩云鑾坡蓬監兩封書道院東
西各付渠乾道聖人無固必是非付與直哉魚詞
意亦佳但常塗乃江東道院容齋守南徐非當塗
也

紫窄衫

宋渡江以來士大夫始衣紫窄衫上下如一紹興
九年詔公卿長吏母得以戎服臨民復用冠帶論
者以爲擾於是士大夫皆服涼衫乾道中李獻之
上言會聚之際顏色可憎今陛下上承兩宮宜復

紫衫爲便上從之蓋人情樂簡便久矣昔孝節先
生徐仲積事母至孝一日踈然自省曰吾以襤屨
謁貴人而不以見母是敬母不如敬貴人也不可
乃日具襤屨揖母人皆笑之孝節行之終身近時
靜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弟也守衡陽日以冠
裳蒞事憲使趙民則掌紫衫來見子澄不脫冠裳
肅之民則請免冠裳子澄端笏肅容曰戒石在前
小臣豈敢民則皇恐退具冠裳以見然由是不相
樂夫襤屨揖母冠裳蒞民常事也而世俗且笑之

且難之。至於紫窄袖衫乃戎服也。出於兵興一時。權宜而相承。至今不能改。然則古道何時而可復乎。

非孟

李泰伯著常語非孟子。後舉茂材論題。出經正則庶民興。不知出處曰。吾無書不讀。此必孟字中語也。擲筆而出。昇說之亦著論非孟子。宋建炎中宰相進擬除官。高宗曰。孟子發揮王道說之何人。乃敢非之。勸令致仕。鄭叔友著崇正論亦非孟子曰。

軻忍人也。辨士也。儀秦之流也。戰國縱橫捭闔之士。皆發冢之人。而軻能以誨禮者也。余謂孟子以儀秦之齒舌。明周孔之肺腸。的切痛快。蘊醒萬世。此何可非。泰伯所以非之者。謂其不當勸齊梁之君以王耳。昔武王代紂。舉世不以爲非。而伯夷叔齊獨非之。東萊呂先生曰。武王憂當世之無君者。也。伯夷憂萬世之無君者也。余亦謂孟子憂當世之無君者也。泰伯憂萬世之無君者也。此其時也。特見卓論真可與夷齊同科。至於說之叔友。捨其遺說。

而附和之則過矣

匹子光國

平原孟嘗君養天下客而未嘗得一客張湯公孫
弘接天下士而未嘗得一士魯仲連固不肯與雞
鳴狗盜者伍也汲長孺固不肯與奴顏婢息者齒
也若得一魯仲連則一客可以敵千客若得一汲
長孺則一士可以埒千士故山谷詩云匹士能光
國三屐不滿隅

不交近習

屐乃博弱也
謂常交雜
足以近習

不主癰疽瘡環所以為孔子不禮臧倉玉驪所以
為孟子宋璟不與內侍交語明皇深加獎_歎欒_欒悰
不從監軍請選宮女人官武宗知其有宰相才范
純夫為諫官東隣宦官陳行園亭在焉行每至園
中不敢高聲請_謂其徒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
不知死所矣此其所以為范純夫也此其所以為
元祐也王黼為宰相與官者梁師成隣居窗開後
戶性來徽宗幸黼第徘徊觀覽偶見之大不樂此
其所以為王黼此其所以為崇觀政宣也

五定國趙德麟

東坡於世家中得五定國於宗室中得趙德麟輩
許不容口定國坐坡累謫賓州瘴煙窟裡五年而
如紅玉尤為坡所敬服然其後乃階梁師成以進
而德慶亦諂事譚稹紹興初德慶麟主管大宗正司
有旨令易環衛官宰相呂頤浩奏曰今時讀書能
文蘓軾輩薦之似不須易高宗曰今時昔事譚稹
為清議所薄竟易之士大夫晚節持身之難如此
余觀屈平之騷經曰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

今時乃德麟也

為茝芳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
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朱文公釋之曰世亂俗薄
士無常守乃小人害之而以爲莫如好脩之害者
何哉蓋由君子好脩而小人嫉之使不容於當世
故中材以下莫不變化而從俗則是其所以致此
者反無有如好脩之爲害也嗚呼其崇觀政宣之
時乎宜二子之改節易行也

妬婦喻

張無若在越上作幕官不請供給錢在館中進書

不肯轉官人皆以為好名之過無垢曰既請月俸
又受供給偶然進書又便受賞於我心實有不安
此亦本分事何名之好貪者徃之不曾尋思此心
病也心有病人安得知我知之當自鑒別人既不
自知病反惡人醫猶婦人妬者非特妬其夫又且
妬人之夫其惑甚矣無垢此喻甚切世降俗薄貪
濁成風反相與嗤笑廉者諛佞成風反相與嗤笑
直者軟熟成風反相與嗤笑剛者競進成風反相
與嗤笑悟退者侈靡成風反相與嗤笑儉約者傲
誕成風反相與嗤笑謙嘿者賈子云莫邪為鈍兮
鈇刀為鋸東坡云變丹青於玉堂兮乃反謂子為
非智風俗至於如此豈不可哀

誅曠詔

安子文與楊巨源李好義合謀誅逆曠矯詔之詞
曰惟干戈肖厥躬朕既味聖賢之戒雖犬馬識其
主爾乃甘夷虜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詞旨明
白乃好義姊夫楊君王之詞也曠年十許歲時其
父挺嘗問其志曠有不臣之語其父怒隲之爐火

中灼其面號吳巴子云

古人稱字

魏鶴山云古人稱字最不輕儀禮子孫於祖稱皆稱字孔門諸子多稱夫子為仲尼子思孫也孟子又子思弟子也亦皆稱仲尼雖今人亦稱之而人不為恠游夏之門人皆字其師漢初唯子房一人得稱字中世有字其諸父字其諸祖者近世猶有後學呼退之兒童誦君實之類觀鶴山此說古人蓋以稱字為至重今世唯平交乃稱字稍尊稍貴

者便不敢以字稱之與古異矣魯哀公誅孔子亦曰尼父則君亦可以字臣周益公謂先君曰壽皇每稱東坡唯曰子瞻而不名其欽重如此

靜重

大九應大變處大事須是靜定疑重如周公之赤寫几之是也漢武帝因不移步識霍光因不轉睛識金日磾亦是窺見他靜定疑重處故逆知其可以託孤寄命韓魏公之凝立亦此類也歐陽公所謂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形

容得最好然魏公亦只是天資至如司馬公則加
以學力尤不可及如更新法傳欽之鶴子瞻勸其
防後患公起立拱手仰視厲聲曰天若祚國必無
此事此必太小大力量方能為此言張宣公云使
其當時應答不過曰苟利社稷違恤其他只如此
說已自好安能如公之言更不論一己利害想其
平日所養故臨事發言能如是中理雖聖人不過
如此說近於終條理者矣

問寢龍樓

宋紹熙甲寅光宗以疾不能過宮吾郡尹德麟初
參太學簾引詩題出問寢龍樓曉德馨詩云父母
人皆有儀刑自冕旒問安趨燕寢拂曉過龍樓鶴
駕嚴晨衛雞人徹夜籌茲闡天語接飛棟月華收
萬姓齊呼舞三宮款獻酬小儒憂國切幾白九分
頭學官繫節一時傳誦

自家他家

卷正六元蹄後有凶本我註陰柔小人居旁極之時黨類已
盡其所呼呼後必有凶也君子德則其敵當之不勝多矣

象山與羅春伯書云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
家來書乃謂自家屋裡人不亦陋乎謂之自家不

夫之其曰是魏
有凶
嚴曰是号之凶
終不可長也

知孰為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
君子之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就是捨邪而適正
其怙終不悛則當為夾之上大矣舜於四凶孔子
於少正郊亦治其家人耳象山此論可謂渾厚高
明且以我朝言之自慶曆以前無君子小人之名
所謂本只一家者也故君子不受禍自慶曆以後
君子小人之名始立則有自家他家之分矣故君
子之受禍一節深於一節

冬至奏對

丁常任昆陵人宋淳熙間為即冬至日上殿奏對
王昔曰曉來雲物甚奇卿曾見否常任實不曾見
即對曰豈惟臣見之四海萬姓皆見之孝宗大喜
曰卿對甚偉命除淮漕

詩家喻愁

詩家有以山喻愁者杜少陵云憂端如山來瀕洞
不可撥趙嘏云夕陽樓山上重疊未抵春愁一倍
多是也有以水喻愁者李傾云請量東海水看取
淺深愁李后主云問君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

水向東流秦少游云落紅萬點愁如海是也賀方
回云試問閒愁知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
黃時兩蓋以三者比愁之多也尤爲新奇兼與中
有比意味更長

經絡錢

宋宣和中大盜方臘擾浙中王師討之命陳亨伯
以發運使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因建議如賣酒鬻
糟商稅牙稅與夫頭子錢樓店錢皆少增其數別
曆收繫謂之經制錢其後盧宗原頗附益之主翁

彥國爲總制使倣其法又取羸焉謂之總制錢靖
康之初掌詔罷之軍興議者再請施行色目寢廢
視宣和有加焉以迄于今爲州縣大患初亨伯之
作備也其兄聞之哭於家庶謂剝民產怨禍必及
子孫厥後葉正則作外蒿謂必盡去經絡錢而
後天下乃可爲治平乃可望然中興百年非無聖
君賢相未聲有議及此者是獨何也

論語

杜少陵詩云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賈

蓋以論語爲兒童之書也。趙普再相人言普山東人所讀者止論語。蓋亦少陵之說也。宋太宗嘗以此語問普，略不隱對曰：臣平生所知誠不出此。昔以其半輔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輔陛下致太平。普之相業，因未能無愧於論語。而其言則天下之至言也。朱文公曰：某少時讀論語，便知愛自後求一書似此者，卒無有。

本政書

林勳，賓州人。宋紹興中登進士第，嘗進本政書，欲

漸復三代井田之法。大略謂：五尺爲步，百爲畝，成之方十里，成十爲終，十爲同，方百里，一同之地，提封萬井，實爲九萬頃，二分去一爲城郭市井官府道路山林川澤與夫磽确不毛之地，定其可耕與爲民居者三千四百井，實爲三萬六百頃，一頃之田二夫耕之矣。田五十畝，餘夫亦如之。搃二夫之田，則爲百畝，畝之收平歲爲米五十石，上熟之歲爲米百石，二夫以之養數口之家，蓋裕

率此律通用

如矣。總八頃之稅為米十有六石，錢三貫二百文。此之謂什一井。復一夫之稅，以其人為農，正掌勸督耕耨賦稅之事，但收十有五夫之稅，總計三千四百井之稅，為米五萬一千石，為錢一萬二千貫。以此為一同之率，一頃之屋，其地百畝，十有六夫分之。夫宅五畝，總十有六夫之宅，為地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為社學塲圃。一井之人共之，使之朝夕群居，以教其子弟。然貧富不等，未易均齊。奪有餘以補不足，則民駭矣。今宜立之法，使一夫占田五

羨剩餘也

十畝以上者為良農，不足五十畝者為次農，其無田而閒民與非工商在官而為游惰末作者皆為驅之使為隸農。良農一夫以五十畝為正田，以其餘為羨田。正田毋敢廢業，必躬耕之。其有羨田之家，則無得買田，唯得賣田。至於次農，則毋得賣田，而與隸農皆得買羨田，以足一夫之數，而升為良農。凡次農隸農之未能買田者，皆使之分耕良農之羨田，各如其夫之數，而歲入其租於良農。如其俗之故，非自能買田及業主自收其田，皆毋得遷。

策若良農之不願賣羨田者宜悉候其子孫之長而分之官毋苛奪以買其怨少須暇之自合中制矣其書大略如此朱文公張宜公皆喜其說謂其有志復古然今時皆欲行經界尚以為難况均田乎

元子宗子

橫渠西銘曰大君者父母之宗子其說本於召公召誥曰有王雖小元子哉又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元子即宗子也武王誓師之辭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余謂父母之說不如元子宗子

之說意味深長蓋謂之元子宗子則天父地母臨之於上諸弟之顛連無告者責望於下非特惻然於同胞之愛且有所嚴憚而不敢墮其職分矣

六和塔詩

李彊父為昭文相嘗出六和塔題詩云往來塔下幾經秋每恨無從到上頭今日登臨方覺險不如歸去卧林丘彊父為相清正謹守規矩自奉如寒士書卷不釋手薨于位謚文清

湖州生祠

宋嘉定間楊伯子為湖州守彈壓豪貴牧養小民
治聲赫然為三輔冠郡之士相與肖像祠于學宮
與工部尚書戴少望並祠伯子意不悅會除浙東
興節將行辭先聖先師禮畢與校教官諸生坐于講
堂命取所祠畫圖像來題詩其上云面有憂民色天
知報國心三年風月少兩鬢雪霜深更莫留形迹
何曾發古今不如隨我去相伴老山林遂卷藏而
行常時士子有戲和其詩者末句云可憐戴工部
獨樹不成林

黃陵廟詩

陸士規布衣工詩秦檜喜之掌挾秦書于臨川守
魏遺不滿意外堂嫚罵守懼以書白秦自解秦怒
陸甚陸請見不出然猶令其子小相者見之問其
近作陸誦其黃陵廟一絕云東風吹草綠離之路
入黃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花昏又去亂山無主鷓鴣
啼小相入誦之秦吟賞再四即命請見待之如初

殺人手段

宋宗景論禪云辟如人載一車兵器弄了一件又取

出一件來弄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則只有寸鏃便可殺人朱文公亦喜其說蓋自吾儒言之若子貢之多聞弄一車兵器者也曾子之守約寸鏃殺人者也

詩互體

杜少陵詩云風含翠篠娟々淨雨裊紅蕖冉冉香上句風中有雨下句雨中有風謂之互體揚誠齋詩云綠光風連麥白碎日鵲池亦然上句風中有日下句日中有風

陳菊送秦少章

韓文公作歐陽詹哀詞云詹聞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美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為父母榮之雖其父母之心亦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山谷送秦少章從賴公學云斑衣兒啼真自樂從師學道也不惡但使新年勝故年即如常在即罷前山云士有從師樂諸兒却未知欲行天下獨信有俗間疑秋入川原秀風連鼓角悲目前豚犬類未

必慰親思二詩皆用韓意而石山之味亦陸象山云男子生而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有四方之志此其父母教之望之第一義也顏子之家一簞食一瓢飲在人不堪憂之地而其子乃從其師周遊天下履困陳蔡之厄而不以為悔此豈俚俗之人拘曲之士所能知其義哉蓋誠使此心無所放失無所陷溺全天下之所予而無傷焉則千萬里之遠無異於親膝不然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象山此說尤更精透

住山僧

有僧住山或謀攘之僧乃掛草屨一雙於方丈前題詩云方丈前頭掛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從來闊未必枯骸就此埋余謂士大夫去就亦當如此楊誠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累費財以一篋鑰而置之卧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之各促裝者余又聞昔有京尹忘其名不携家唯弊篋一擔每晨起則撤帳卷席食畢則洗鉢收箸以拄杖撐弊篋于廳事之前常谷逆旅

僧之千物房初
有丈方乃以物量于
方四旁一丈也

人將行者故擊搏豪強拒絕官寺悉無所畏余曩
在大學掌館于一貴人之門一日命市薪六百券
有卒微哂謂其徒曰朝士今日不知明日事乃買
柴六百貫邪余因竊歎士大夫之見有不如此卒
者多矣

奏疏貴簡

劉錫平國云秦疏不必繁多為文但取其明白足以
盡事理感悟人主而已此論極好如伊訓說禽無
逸寡政所未論只如諸葛孔明前後出師表何嘗

費詞近時如張宣公自都機入奏三劄陸象山為
刪定官輪對五劄皆可法

閒居交遊

自古士之間居野處者必有同道同志之士相與
往還故有以自樂陶淵明移居詩云昔欲居南村
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隣曲
時來往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則
南村之隣豈庸之之士哉杜少陵在錦里亦與南
陵朱山人送還其詩云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

粟不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秋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又云：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
知。幽花歆滿筵，墊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尊席
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所謂朱山人者，固
亦非常流矣。李太白尋魯城北，范范居士誤落蒼耳
中。詩云：忽憶范野人，間園養幽姿。又云：還傾四五
酌，自詠猛虎詞。近作十日歡，遠爲千歲期。風流自
歎蕩，詭浪偏相宜。想范野人者，固亦可人之流也。

發心用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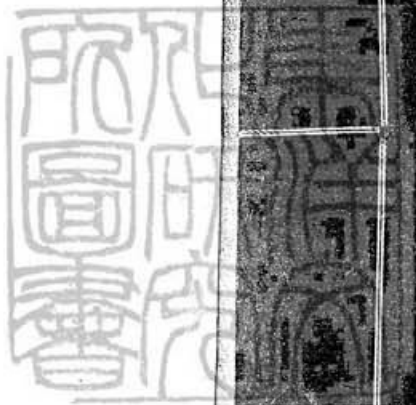
列子曰：仲尼發心而用形。淵明詩云：形迹憑化往，
靈府長獨闢。說得更好。蓋其自彭澤賦歸之後，洒
然悟心爲形役之非，故其言如此。果能行此，則靜
亦靜，連亦靜。雖過化存神之妙，不外是矣。謂淵明
不知道可乎？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一



卷一

十一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